凝聚胜战力量

——建党百年军旅戏剧回眸

■程 倩

“在党的旗帜下前进”主题征文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中，军旅戏剧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凝聚胜战力量，在革命战争时期砥砺前行，在和平建设时期创新发展，以艺术的方式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

一

在战火硝烟中诞生的军旅戏剧，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中国人民的反抗与斗争。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许多人识字不多或根本不识字，真人扮演、语言通俗、取材现实的戏剧艺术，往往能够直观地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成为唤醒、激励、鼓舞民众最为有效的思想武器。

这一时期的军旅戏剧有如下特点：一是揭露社会黑暗现实，激发民众的反抗精神。方志敏的《年关斗争》揭露地主恶霸的剥削、农民求生无门的生存境况。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控诉日本侵略、百姓无家可归的社会现实。二是结合战争形势，凝聚胜战力量。1932年面对蒋介石发起的第四次“围剿”，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宣传部部长李际春创作了剧本《庐山之雪》，将国民党统治比作庐山残雪，而红军终将迎来最后的胜利。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上海文艺界以戏剧为武器，集体创作了话剧《保卫卢沟桥》。剧作演出时，台上台下不时爆发出惊天动地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卢沟桥”“日本侵略者滚出去”，民众的抗日热情被点燃，团结抗战的凝聚力被唤醒。三是传播我军文化，汇聚民族力量。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俘虏了大量国民党官兵，其中大部分选择加入了解放军。在改造俘虏的工作中，通过观看话剧宣传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是常用的方法之一，话剧《喜相逢》《为谁牺牲》等都是表现我军优待俘虏、团结“解放战士”的佳作。郑邦玉主编的《解放军戏剧史》中写到：“到了解放战争后期，我军俘虏的国民党官兵越来越多。许多这样的人怎样教育和改造？当时曾使用过许多办法，且都发挥了自己的作用，而有意识地让他们看几场戏，则是常用的办法之一。不少人就是看一两场戏，便使他们被俘前贪生怕死，被俘后英勇无畏。”不得不说观剧的效果是惊人的，戏剧艺术在战争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也是独特而巨大的。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创作中，军旅文艺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军旅戏剧更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革命胜利的喜悦激荡着创作者对战争岁月的回顾，新中国成立不久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又诞生了新的英雄，而新中国的建设更面临着新与旧的洗礼与涤荡。军旅戏剧的创作者敏锐地捕捉时代精神，纵情抒发胜利的喜悦和对英雄的赞美，《万水千山》《战斗里成长》《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东进序曲》《杨根思》《霓虹灯下的哨兵》《我是一个兵》等剧作，成为一个时代的戏剧经典。《万水千山》史诗般展示的长征画卷，凝聚着人民军队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魂。直面现实生活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提醒着新中国的建设者坚守初心本色，不忘来路。

这个时期的军旅戏剧，在胜利的喜悦中回顾来之不易的新中国，既是对英烈忠魂的慰藉，更激励着新中国的年轻一代接过先辈的旗帜前行。取材现实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也显示出军旅戏剧创作者揭露现实矛盾的勇气。

改革开放吹响了现代化的号角，军旅话剧对这一时代主题的聚焦收获了不少优秀作品。话剧《向前向前》《这里通向云端》《生者与死者》《天边有一簇圣火》《炮震》《摸天》《虎踞钟山》《洗礼》，都从不同的角度与侧面，反映着一个时代的集体呼声：打造一支强大的现代化人民军队。

这些作品或是反映人民军队在现代化转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或是讽刺思想僵化、墨守成规的落伍者，或是在经济浪潮冲击中呼唤初心使命。而《天边有一簇圣火》中那个憨厚老实、思想执拗的戍边人蓝禾儿则成为一个时代的军人象征，成为改革洪流中牺牲奉献的崇高形象。

三

进入21世纪，新军事革命浪潮叠涌，我军的发展进入崭新的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一切面向实战，一切为了实战，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在“姓军为战”的路上，军旅戏剧再次唱响时代主旋律，推出了《兵者·国之大事》《生命高度》等聚焦实战、呼唤打赢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通过揭露演习中存在的痼疾陋习、和平积弊，深刻地触及了军队建设必须“从实战出发、聚焦打赢”的核心目标。

新时代军旅戏剧的创作演出在守正创新中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创作方式的新模式。2019年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的大型话剧《抉择》《三湾，那一夜》，以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为原型创作的话剧《深海》，在军内外反响强烈，这些作品在创作上都采取了军地合作模式。《抉择》的编剧李宝群、导演宫晓东、演员吴京安、洪涛，《三湾，那一夜》的编剧王宝社、导演殷宏毅，《深海》的编剧周振天、导演黄定山等人都曾是军队文艺团体的创作主力；而出品方则是地方知名院团，比如《抉择》由国家大剧院出品，《三湾，那一夜》由国家话剧院出品，《深海》出品方是广州话剧团。这一现象说明大型军旅戏剧的创作生产将由原来的军队文艺团体独立创作，转为军地合作的新样式，而有着丰富军队生活阅历的核心主创团队，则为地方出品的军旅戏剧提供了品质保障。二是演出形式的新样态。文艺轻骑队的演出模式，让军旅戏剧从原来的大剧场走向了训练场，剧中的专业演员变成了身边的普通战友。原北京军区文工团创作的话剧《爱尔纳·突击》在下部队演出时，请基层的战士亲自体验剧中人物，普通一兵成为台上的“许三多”，“许三多”的成长经历则成为激励官兵成长的精神原型。

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征程中，军旅戏剧艺术总是给予人们以“鼓舞”和“前进”的创造力。契诃夫说过：“凡是使我们陶醉而且被我们叫作永久不朽的，或者简单地称优秀的作家，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共同标志：他们在往一个什么地方走去，而且召唤您也往那边走。”进入新时代，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激发出军旅戏剧创作新的形式和样态，不变的则是军旅戏剧塑造军人人格、凝聚军心士气的“召唤”力量。

未来的强军路上，军旅戏剧仍将凝聚胜战力量，为实现强军梦强国梦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强大的精神支撑。

以民族风格讲好中国故事

■翁礼明

佳作读评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在建党百年的历史节点，回首中华民族由弱到强的风雨历程，展示中华民族发展的壮丽诗篇成为文学艺术共同表达的时代主题。画家刘宇一先生的油画作品《良宵》是表现重大历史题材的经典之作，现珍藏于毛主席纪念堂。油画《良宵》从构思到最终完成历时17年之久，其创作过程体现了画家不忘初心、坚定信仰、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作家曹永胜的长篇报告文学《〈良宵〉的故事》（人民出版社2021年3月）生动地记录了画家刘宇一三次创作《良宵》的历程及其背后一系列动人心魄、催人奋进的故事，展现了一位以人民为中心的艺术家坚定、忠诚的心路历程。

长篇报告文学《〈良宵〉的故事》以文学笔法对油画《良宵》的内容进行了生动细致的描述。《良宵》生动地表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中秋之夜，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各界、各阶层、各民族人士共度中秋佳节的历史场景。作为一幅具有史诗性价值的绘画作品，《良宵》场面恢宏、热闹欢愉，构图饱满和谐、色彩华丽典雅、人物生动传神。画家以绘画语言书写了“良宵盛会喜空前”的喜庆而盛大的历史画面，表现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崭新气象；以富于哲思、诗意的中国风情建构起中西合璧、雅俗共赏的艺术风格。

《良宵》深情缅怀革命先辈，真诚歌颂革命胜利，展现了民族大团结，是当代中国美术的典范之作。《〈良宵〉的故事》深入挖掘了《良宵》承载的红色基因。曹永胜从红色经典的视角对《良宵》进行理论阐释，以《良宵》为载体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让读者在欣赏红色经典的同时，深刻感受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良宵〉的故事》再现了刘宇一创作《良宵》的历史过程，将文艺工作者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真实鲜活地呈现出来；将人物还原到具体的历史场景，以典型的细节描写凸显人物形象，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体现了作者穿透历史的洞察力。

《〈良宵〉的故事》深刻揭示了《良宵》对当代艺术创作的启迪意义。第一、艺术要植根现实，表达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艺术创作要扎根现实，深植时代的沃土，反映社会的重大主题。因此，艺术家要对社会的发展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在表现现实生活时要具有阐释的深度、思想的力度和艺术的高度，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情感力量和动人的感染力。文艺工作者只有深入生活，用心抒写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刘宇一说：“是激情，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浓缩的激情，激情汇集成一种不可阻挡的力量。力量产生了飞一样的速度。我要让群众看了我的画后，感到乐观、向上、有希望、有力量！”

第二、艺术要培根铸魂，以启人心智的优秀作品引领时代风尚。《〈良宵〉的故事》揭示了《良宵》承载的红色基因，激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唤起人们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深情追忆。红色经典传递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艺术家应该以健康向上、启迪心智、引领风尚的优秀作品提升社会大众的精气神，使受众产生奔流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刘宇一以世界历史、时代精神、历史变迁为“经”，以民族团结、国家发展、人民幸福为“纬”，用油画的色彩、水墨画的形象绘制出中华民族发展的壮丽诗篇，使之成为独特的中国文化符号。

第三、艺术要大气磅礴，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刘宇一的绘画作品表现了民族的精神内涵和人文素养，镌刻着民族文化的辉煌与荣耀，充分发挥了引领时代、教育人民、服务社会的功能；用民族风格强烈的绘画语言讲述了喜悦祥和、催人奋进的中国故事。刘宇一的艺术实践充分说明，当代艺术家应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创作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的精品力作，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诗篇。

《〈良宵〉的故事》以真实而生动的笔触充分展示了《良宵》的历史意义，以及对当下美术创作的启示。恰如作者曹永胜所说：“我始终觉得，一个作家必须关注当下，这也是一个作家的价值所在。”《〈良宵〉的故事》让读者回到波澜壮阔的岁月，感受中国共产党峥嵘百年的时代力量。

笔 谈

文章立处，观点凸显

冻土其实是热土

——关于董夏青青短篇小说《冻土观测段》的笔谈

董夏青青： 2020年的秋天，我领受任务前往新疆边防一线的连队实地采访，经历半年多时间。根据这段时间的采访和见闻，创作了短篇小说《冻土观测段》（发表于《收获》2021年第4期）。写作过程中，我脑海中反复出现那些在高原的日子里见过、交谈过的战友们。我与边防线上的战友们朝夕相处，与英雄的故事、澎湃的情感相伴，他们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矢志不移的精神信仰令我由衷感佩。他们用青春与热血践行了“大好河山、寸土不让”这句历经血与火淬炼的誓言。

戈壁滩上，在一次车队行进途中，一位司机班长将他带的方便面泡好了端给我；在翻越海拔5000米的达坂时，我举着对讲机，唱了一首他们想听的歌送给车队全体战友。但每回跟车前往不同驻地，漫长的车程以及没有厕所的不便，使我患上了膀胱炎。高原寒冷缺氧，下山后我的身体反应强烈，心悸和耳鸣持续至今。想到在山上时，手上划了个口子，因为缺氧愈合得慢，留了疤，一位班长看见了，就对我说，“你看看，上山的人老天爷都会送个礼物”。我只是在那里短暂停留，常年戍边的军人们收到的“礼物”怕是要多得多了。

习近平主席在“七一勋章”颁授仪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这群为国戍边的青年官兵，展现出了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应有之姿，为小说中每一个人物形象注入了强而有力的灵魂。如果说《冻土观测段》这篇小说思考的是：军人靠什么赢得胜利？那么这些思想和精神强健的人物就在用每一声话语、每一个动作回答：现代战争技术手段更新快，但人始终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只有依靠“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才能在未来的战争中赢得胜利。

采访中，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基层军官与士兵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团结一致的精神，不断教育、鼓舞着我。于是，小说中才有了班长背着、抱着战士过冰河的场景；才有了一名士兵在家信中写到的：“因为这里每一名战友之间相处得就像家人一样，互帮互助，还有班长排长、连队主官就像长辈一样照顾着我们。遇到事了，永远抢先站出来保护我们。”

小说修改过程中，我发给几位在山上采访过的战友，请他们提意见。其中有位曲排长，正好休假来北京办事，我们匆匆见了一面。临分别时他告诉我，在繁华的步行街上，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总是感觉有点不习惯。他并不介意他和战友们所经历的种种是否被人知晓，重要的只是去做、去行动以及记住那些已经离开的人。他最看重的是，能否坚定地保护好这些记忆以及记忆所承载的情感。没有说出来的话是，希望我们都好好保重，保护好那些应当由我们负责来保存的记忆。

记得军旅老作家徐怀中先生在一堂题为《不忘初心，期许可待》的讲课中和学员们谈道：“你们赶上了愈加波澜壮阔的改革转型大时代。你们要胸怀大局，把握大势，敢于担当，激流勇进，要做历史潮头的弄潮儿……到最前沿、最尖端、最鲜活的强军第一线去，用你们的才情与智慧，去书写富有华彩、激荡人心的中国军情报告！”

最近两年，我曾去过西北、东北的边防，也曾到过东南沿海的海训场。还记得在酷暑下的海训帐篷里，看着行军床前那一双双皮面皲裂变形、积满尘沙的作战靴，听着海边训练场上那撼天动地的冲锋呐喊，感受着激励战士们劈波斩浪的血性。在新疆边防的日子里，我清晰地感受到那冻土层下涌动着的热力，“是军人献身使命的精神‘底火’，是军人的脊梁，是胜战的刀锋”。我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只有不断抵近备战打仗的前沿和军旅生活的现场，才会对强军兴军的伟大征程有更加真切的认识与把握，才能描摹塑造好新时代军人的精神风貌和崭新形象，从而展现出和平年代的军人对崇高理想的执着坚守和对英雄精神的赓续传承。

班宇： 阅读《冻土观测段》是有难度的。在阅读这篇小说时，我们需要摒除一种与己无关的轻慢，不是以幻游者的姿态去徜徉和重新发现，而是需要成为在场的观测者，同时置身真实生活的内部和外部。叙事的视角和位置本身即构成董夏青青最强有力的修辞。

外部视角约等于一次次的回望与复写，而内部视角则近似于凝视。双重观测所要承担的功能并不局限于微观的呈现，而是试图描述一种更为庞大的精神轮廓，并为之赋形。小说提及爱人与国家的轮廓，逝者许元屹恰是她们的组成部分，是一个无限聚焦且具有象征意义的质点。那些日记、家信、出征诗、转述与自述，每一次的讲述也都指向叙事者自身。价值与意义的重置过程里，思辨也在不间断生成。恰如冻土，常年保持在零度之下，却十分敏感。冻土不动，却以不同的沉积层来记忆相对温度、季节与冻融变化。于是，这样的小说很难被解构，它的根基非常扎实，建筑在血肉、心灵之上。小说最值得瞩目处是开篇和结尾，精炼的场景切入，温情而又不乏幽默的转换与收束，中间部分则不断向内吸纳，保持着人性的体温与光泽。

董夏青青像是一枚埋在观测段底下的探针，潜于砂与石的缝隙之间，向我们陈述着冻土的容重、含水量与粒度分布，所有的均值与极值，从而建立与现实之间的线性关系。这种关系的真切之处在于，它并不如我们所想那般陌生、遥远，总会被拉回到现实——许元屹的角色、朋友圈里的照片、上等兵的家庭情况等等。如此呈现的价值在于将看似分裂的两个世界进行缝合，展示出生活的丰盈与复杂。

读这篇小说时，有那么一个时刻，我将小说里的主人公与作者形象融在一起，分不清彼此。小说里写到：“晚上。他和衣躺在床上，听手机里播读的郑振铎译的《飞鸟集》。”而在《飞鸟集》中有着这样一句：“世界上的一队小小的漂泊者呀，请留下你们的足印在我的文字里。”董夏青青记录的，也许就是这些漂泊者的足印。我想，无论是漂泊还是牺牲，守卫国家的轮廓，同时也是在重塑人的轮廓、测度精神的海拔与重量。

冯祉艾： 许元屹是《冻土观测段》这篇小说的中心人物，但他又不是一个直接存在的人物，而是通过文中其他人物的叙述建构起来的影像。从时序上看，整个故事是倒叙的，从小个子士兵受伤这一情节开始。而许元屹这个人物，譬如他的追求、他在部队的故事、他过去的经历，都是通过他人转述的。

从小说后半段的情节来看，许元屹是一个善良而又有家国情怀的军人。他扶助妹妹读大学，在部队关爱战士，性格坚强，肯为集体牺牲。作为军人，他有坚定的信念和英雄情怀。他的个人经历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虽历经困苦但依然坚韧顽强。

许元屹这个人物不是由旁白这类叙述者的声音来全盘把控和塑造的，而是更多地通过其他人物的语言塑造出来的。也就是说，读者看到的许元屹，是一个由小说中其他人物目光汇集而成的“许元屹”。而这些小说人物的语言也很有韵味，他们对许元屹的评价，有正面的、负面的，甚至还有迷惑不解的，正是经由这些普通人的视角，我们才能更全面地了解许元屹从普通人到英雄的不凡经历。在日常生活中，许元屹是一名军人；而在诗性的语境里，许元屹又是一个有着许多优秀品质的普通人。在我看来，作家想表现的并不只是一个高大的英雄人物，而是许许多多像许元屹一样的普通士兵。作者想要强调的是英雄的普遍性，真实的军旅生活是许多人经历和创造出来的历史。许元屹就是千万个普通士兵的缩影，许元屹的结局在小说开端即已交代，他“牺牲”了，但是后文的所有书写其实都在阐述一个事实：许元屹是“永恒”的，他超越了时间。许元屹代表的其实是一个时间段内所有的“许元屹”们，他们所书写的历史都具有永恒性。他们的普通平凡和他们的超凡脱俗一起象征着国家的存在。

在这里，我想提及《冻土观测段》中值得进一步雕琢的地方，即在小说中其他人物的转变是否存在更多值得表现的空间。小说中许元屹作为英雄的牺牲和自我付出，换来的是许多人的幡然醒悟和追随。许元屹的牺牲究竟如何改变了这些人内心的想法？小说中的表达并不充分，我们只能通过上等兵的叙述略知一二。小说塑造的不只是一个英雄人物，作家试图测度的其实是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那为家、为集体、为国而超越个人、超越生命的精神重量。

文艺评论

长征 第五二五〇期

绿水青山（中国画） 曹天龙 作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2时45分 印完4时05分